

商君書箋正

簡書編

商君書箋正

仲芬署簽



商君書箋序

商君有言「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之節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姦邪生故立法制爲度量以禁之」此言法制原起之最可徵信者夫人生而羣羣而有欲欲焉而求求必出於爭爭斯大亂侵弱暴寡旦夕惴恐苟不爲肇置範圍互相羈束防爭杜亂俾勿侵踰其勢有不可崇朝居者粵稽載籍雖世有文野運有通塞而人羣聚處必有所以維繫之法無古今中外若合符節也

中夏立國垂五千年法學思想發軔獨早唐虞刑制載在尙書降及周代列國競鑄刑鼎李悝釐訂法經遂開法典編纂之基而首以措諸事實期完成真實之法治者商君是已嘗攷晉書刑法志「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而史

記商君列傳記商君之變法曰「……（孝公）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蓋三代刑制雖備實重禮治庶人以上恥言律令秦自商君出於服膺法制一端乃率默潛移蒸爲習尙子孫世守相喻無形故韓非子曰「在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孝公以變法易俗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故民莫犯」觀乎此商君變法之功益可以瞭然矣

竊嘗論之商君變法之要訣厥爲「無顧天下之議之也」故曰「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治國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此觀更法闢甘龍杜摯之論可以知之而「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與「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尤能以進化論之眼光痛斥甘杜之非此其識解之卓越主張之堅毅今日誦之猶尙躍然紙上韓退之之言曰「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特立獨行」「信道篤而自知明」我於商君亦云

商君政治思想之中心爲農本主義與戰利主義農本主義之目的在富國戰利主義之目的在強兵富國強兵實適應於當時時代之政策而其資以貫徹此主義者厥爲嚴格之法治故曰

「……然民雖有聖知弗敢我謀勇力弗敢我殺雖衆弗敢勝其主

雖民至億萬之數行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

(劃策)

蓋治國無法無異「任重道遠而無馬牛濟大川而無舡楫」故曰

「今夫人衆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苟非明法以守之也與危亡爲鄰」(弱民)

而推行法治首在使人民法律智識普及故定分篇曰

「公

孝公

問公孫鞅曰「法令以當時立之者明且欲使天下之吏民

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奈何」公孫鞅曰「爲法吏置官吏樸

足以知法令之謂者以爲天下正……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

謂也於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故天

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

……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

歐洲諸國其法律之公開率皆經人民幾許流血而得而我國法家如商君者其公開法律之主張乃誠懇而堅決如此此其貫徹主義之精神蓋猶足尙已

或者曰商君書一僞書耳凡其所陳何足徵信馬端臨文獻通攷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其所論著也……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凡史記所不載往往爲書者所附會而未嘗通行者也……」間嘗考之而知所言之信其文字之尤不類者如徠民篇「自魏襄以來三晉之所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魏襄死於紀元前二九六年時商君亦已死四十二年何能知魏襄之諡而稱「長平之勝」及「秦王數端」尤足滋人疑慮雖然此特足以證商君書之非商君手著耳要其旨歸商君與此書之爲中國思想之一流裔蓋無疑義法家之學秦人用之以成統一之業漢人竊其遺規亦維四百載而不墮迨及末

流諸葛亮以偏安艱難之局猶能使「吏不容奸人懷自厲」信哉其能成一家之言以爲我民族光也又何可廢乎

夫政府無法乃敢亂政國民無法從而亂國亂之不已淪胥以亡世未有有法之國而召亂者卽未有無亂之國而憂亡者中外古今初無二致自漢以來人治之說盈天下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積習相踵莫能自拔此政治之所以日久停滯鮮進化之迹遠遜於歐美之一日千里者也今後中國欲求基礎之穩定首在法治之闡明自北伐告成軍權以摧刮滌舊染聿啓新規憲政萌芽風靡坤輿此於精研古代法家之學以融冶東西精鍊之尤爲切要固非僅「法家之書益人意智」已矣簡君此箋於商君原書多所校訂晦者明之誤者正之其便於後之誦讀者實多有清以來校釋經子者多矣高郵王氏之業其最著者而孫詒讓之於墨子尤能卓然成家爲世所稱道獨於商君書則未有所聞未嘗非一憾事也然則

此箋之作倘亦大輅之推輪也歟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胡漢民序

一、國民政府之職權。國民政府之職權，係根據憲法之規定，行使國家之行政權。其職權之範圍，包括外交、國防、財政、教育、司法、警察、交通、衛生、社會福利等各項行政事務。國民政府應依法行使職權，維護國家之統一與領土完整，保障人民之權利與自由，促進國家之繁榮與發展。

二、國民政府之組織。國民政府之組織，係根據憲法之規定，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其組織形式，採行總統制。總統為國家元首，代表國家，行使公布法律、發布命令、任命與免職官員、宣戰與媾和等職權。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由總統任命與免職，行使行政權。行政院下設各部會，分別掌理各項行政事務。國民政府之組織，應符合民主、法治、效率等原則，確保行政權之正確行使。

三、國民政府之監督與制衡。國民政府之行使職權，應受到其他權力機關之監督與制衡。立法機關（國民大會）應監督國民政府之行政行為，確保其符合憲法與法律之規定。司法機關（法院）應依法審理國民政府官員之違法行為，維護法律之尊嚴。監察機關（監察院）應監督國民政府官員之廉潔與勤政，防止貪污與腐敗。國民政府應尊重其他權力機關之職權，不得逾越法律之範圍，確保權力之間之平衡與協調。

四、國民政府之責任。國民政府之行使職權，應負政治責任與法律責任。政治責任指國民政府應對國民大會負責，接受國民大會之監督與質詢。法律責任指國民政府之行政行為，應符合法律之規定，不得違法亂紀。若國民政府官員有違法行為，應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嚴懲不貸。國民政府應加強自我監督與約束，提高行政效率與透明度，確保行政權之正確行使，維護國家之利益與人民之福祉。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

批准公布

商君書箋正

緒言

民國紀元六七年頃見長沙王時省商君書斟詮發願甚奢措詞甚辯駁詰往昔校勘者甚嚴且刻而所斟詮仍戾謬百出當爲指摘數處戊辰冬病滯上海箸讀商糾繆專攻王箸之瑕旣以嚴兪諸子校勘商書大抵碎句隻詞未爲整飭卽西吳校本亦僅校所能校否雖脫譌顯然亦未措意此於校讎之誼似尙有缺復恐里誤來學爰就嚴氏校本取證范刻綜兪孫王諸家之說參吾糾繆成商君書箋正於原書譌脫可校者校之不可校者箋舉疑義以俟研討諸家所說是者因之誤者正之疑似者述所見而並存之客中無參稽書籍且藥爐茶鐺草草枕榻之間於原書甯有裨補顧闕疑與不輕妄差知自勉書中於王時省間有微辭亦以幸徼同世或可資攻錯而啓高明非苟吹求度亦王君所嘉許至古人已往椎輪大

輅方資楷模是非得失昭然現在無抗辯之譏評書不爲也

諸國明其典不獨是也歐陽修書中爲王制官制有鑑於此也宋趙鼎
而並存之卷中無卷第書且與歐宋論草草其間外亦書官制
好書與宋強難以及用其制者而猶欲各國之知卷五之五則書此也
高王制卷之五卷五則書此也卷五則書此也卷五則書此也
此紙好難之語則尚有幾處恐里將來學宋想是也對本
同要同未敘盡則明西吳好本亦爲好則對好否則無從
識帶土補齊則西歐歐事其王卷之五則以通爲千好則
諸并書好則書其難且歐則則通爲千好則以通爲千好則
另開張云六十平記見其也王制書而書其難且歐則則通爲千好則

餘言

諸國明其典

附錄

讀商糾繆緣因

民五六年頃亡命海濱投止友人家直冬季嚴寒無以解煎熬乃雜取殘斷故籍反復瀏覽中間選得閨秀詩鈔一卷韓非子抉要一卷尤愛韓非子明罰飭法之旨與近世所謂法治國者吻合精嚴處治非近世所可擬似此真前識大心堪令吾人神往者非書往往標榜申商故於商君書亦約略閱及未幾吾仲由里函索長沙王時省所著商君書斟詮購寄予之輒先寓目然未及詳審越年仲以所著讀商君書存疑一稿來求正視之頗多發明有義趣顧未及見王詮紕繆或且誤認爲當夫王氏自以其知識斟量前哲遺緒而詮釋之勤與勇均可嘉獨未解商君之心識處境不必已同戰國時文字之應用又不盡如今加以秦火殘餘楚漢六七年間兵戈蹂躪典籍淪亡雖漢代稍稍搜求諸經生學者勤劬補綴大抵若存

若亡必謂漢後經籍確乎周秦之舊已屬拘迂况魏晉迄今水火兵亂之
銷落傳受翻刻之謬誤舛脫又千百於秦漢居今日而談先秦遺籍不知
抉擇精華存體要而略言荃而徒校量字句爭執名物是猶據今日之鋒
彈校皇古之弧矢失其倫矣王氏於此不特無多聞闕疑之虛懷直私心
武斷既自輕妄復敢輕妄古人凡不合己意與自己見解未到者一切抹
殺魯莽滅裂不可理解故於吾仲亟告以多采善本博研國籍詳證慎出
勿輕定論蹈王氏之轍卽對王箸亦只閣束不暇審讀今年冬又旅食上
海嚴寒與煎熬依然而虎狼當途哀鴻遍野凡不願聞不欲聞之事物所
以來薄者且倍蓰曩昔不得已仍覓生活於故紙聊以自遣由莊列而管
韓於子玄之註莊若有賸義得讀莊存疑一卷既苦無道揆無法守之今
日之酷冽而緬懷明法飭罰之先哲之心愈不容已乃亟取讀商君書見
王氏詮勘亦偶有是處特謬妄千百不可不加糾正窮途苦無參攷書藉

謹就原書自證發見王氏誤詮及所引俞孫諸家先已誤釋者略爲糾正
隨筆塗附於字裏行間一一彙錄居然成帙命曰讀商糾繆名止於實當
否不敢自期要本於不自用與闕疑可以自信且未定稿耳容得善本而
再整飭之戊辰之冬月於上海

[illegible]

商君書新校正序

西吳嚴萬里叔卿撰

商君書二十九篇今二十六篇又亡其二實二十四篇舊刻多舛譌不可讀余參稽衆本又旁搜羣籍勘正其紕繆而疑其不可攷者然後焉馬魯魚十去三四乃繕寫一編歸諸插架序之曰太史公爲鞅傳載鞅始見孝公語未合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又說以王道而未入似鞅亦明於帝王之道不得已而重自貶損出於任法之說者及觀所爲商君書而知鞅實帝王之罪人吾不知其始見而再不用者作何等語也夫天一生一治一亂治之極則生亂亂之極則思治帝王者所以撥亂世反之治豈別有闊迂久遠不近情之道哉亦惟是救民於水火與天下更始而已是故輕刑罰薄稅斂使四民各安其業于是爲之興禮樂崇詩書涵育於善化脩其孝弟誠信養其貞廉相與宅乎仁而由乎義蓋拯其所苦予其